

白  
的  
身  
不  
是

张明华

◎ 只有那儿，才是给你温暖、给你力量的地方。

◎ 在风起的时候，他选择了他的纵身一跃。

◎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打着伞进进出出，拍照留念。

◎ 祖母是个极其平凡的人，  
是千百万普通农村妇女中的一员。

◎ 难道他们也觉得这不过是点滴小事？



华艺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 自 以 为 不 是

张 明/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以为不是 / 张明著. —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0142-876-9

I. ①自… II. ①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5737号

## 自以为不是

---

- 作 者 张 明  
责任编辑 薇 薇  
装帧设计 轩 子  
排版制作 北京金晨亚图文制作中心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  
电 话 (010) 82885151  
传 真 (010) 8288431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南召印刷厂  
开 本 1/32  
字 数 100千字  
印 张 5印张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42-876-9  
定 价 20.00元
-

# 目 录

- 001 本色张明 潘年英
- 007 费孝通与泉州
- 012 李亦园与“泉州学”
- 017 斯人已去 塔影犹存  
——读《秋草》怀念王寒枫先生
- 021 谢长寿的“泉州学”情结
- 026 走近真实的潘年英
- 029 西南文化的另一种解读
- 032 潘年英“遁迹”之后
- 036 他真的走远了
- 040 人与自然和谐的交响  
——潘年英《黔东南山寨的原始图像》读后
- 044 将特立独行进行到底  
——有感于“潘年英文学奖”的设立
- 049 用心耕耘精神的田园  
——彭耕耘作品读后

053	一方山水 一方人文 ——写在许晓松《慧水灵山起乡思》出版之际
056	与泉州十八景对视：以诗歌的形式 ——陈国水组诗《泉州十八景哲思》品读
060	将纯真演绎到极致 ——读炜炜《橙色的天空》
064	注定与伤感同行 ——读雨蒙的诗
068	让诗意在民间流淌
072	原来男人也能如此缠绵
076	远鹏的“书卷气”
079	“怪异”吴素明
082	痴人蔡绍坤
085	做自己领地的国王
089	祖母十年祭
094	祖父是座山
098	十八岁，离家远行

101	故乡，离我有多远
105	错把他乡作故乡
109	北京见闻
112	喧嚣的凤凰城
115	一个人与一座楼
118	七月思绪
122	一件小事
125	好话
128	聚书之乐
131	修车记
137	张明：泉州文化的“额外”承载者 吴励生
149	我心安处是书乡 黄腾云 张盛悦
153	与泉州沙龙的几十场“邀约” 吴菲
159	后记

## 本色张明 | 潘年英 |

泉州古城有条街叫状元街，状元街旁边有条小巷叫龙泉巷，龙泉巷里有一家单位叫社科联，社科联里有个年轻人叫张明。因为我和这个叫张明的年轻人认识，有些生活就必然跟这个人也联系了起来。

在认识张明之前，我到泉州谋生已经有好些日子了，因为不喜欢泉州人粘粘乎乎的性格，平日间很少跟人交往和走动。那时候，我除了教书而外，平时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自家的书房里度过的。有一回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居然被莫名其妙地邀请去参加一个高校的文学活动，不仅去了，而且还发了言。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当然注定不可能悦耳动听，所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但张明说，他就是在那次活动上开始留意我的，觉得我这个人蛮有些意思。之后我们开始交往。

一来二去的，居然就熟识起来了。

其实，说起来，张明算不上是跟我同路的人。在单位呢，他只是个普通的公务员而已，平时规规矩矩地上班下班，大多数时间是为领导写讲话稿和办些杂事之类；业余他倒是爱好读书写作什么的，但也不像我那么读得专注和投入，他是出于好奇或好学而参与阅读和写作的，但因为并不执著，所以真正的成果并不是太多，可以和我交流的话题也很少——毕竟他当初所学的是地质勘探，而我一直致力于文学。但他对于文学又还是蛮有天赋的，写出来的东西还真是不赖，有感情，有角度，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远比一些自诩为作家的人写出的东西强过几十万倍。所以好几回我劝他多写，他似乎心有所动，但毕竟公务缠身，到底还是写得不多。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好多年，他的生活依旧，写作的成绩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但他是个在泉州地方少见的热心人。凡事他都喜欢张罗。有一回在他的怂恿下，我们差点还跟一位泉州的书商合办了一份文学刊物。当然后来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终于没有办成功。但张明那种好张罗、喜交友的性格在这次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那之后不久我又被他怂恿去参与泉州的一次社科评奖活动，我拿出我自以为写得不错且有相当社会影响的《扶贫手记》去参评，他



鼓励我说，这本书获奖的可能性很大，很有希望。但不久就得到了消息：我的这本书连入围都没有入围，而参加评奖的评委们却都获得了不同等级的奖励。我明知这种游戏并不适合像我这样的人参与，但却自取其辱，心情颇坏。张明或许觉得他也有一份责任，于是也跟着我难过了好几天。但其实他看不到我内心同时拥有的另一份巨大的欢乐，那就是我从这事情上获得的清醒认识——至少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参加过由政府组织的任何评奖。

像这样地，在泉州的几年里，张明就一直不厌其烦地为我张罗着，担当着，分忧着。当然为别的朋友，他也一样热情似火。为朋友分忧解难，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在他看来却似乎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他对此总是乐此不疲。但认真说来，这些事情其实跟他没有太多关系。他老家在江西，而非泉州本地人，只因为在大学期间认识了来自泉州的一位姑娘，毕业后双双结伴来到了泉州而已。吴励生说，张明是泉州文化的“额外承载者”，这个说法是非常准确的。那就是说，张明为朋友们所热心张罗的一切，其实都是在为了泉州这个地方的文化事业的繁荣和进步。他把他所做的这一切都看作是自己本职工作的一部分。但在这个浮华虚伪的时代，尤其是在像泉州这样迷信权力和财富的地方，张明的这一

份热心肠注定只能落得落寞和尴尬。后来他经历的许多事情也充分验证了这种落寞和尴尬。但他依旧痴心不改，为泉州文化的点滴进步而继续热情地张罗着，鞠躬尽瘁，无怨无悔。说实话，一个地方能有这样一个人，那是这个地方的幸运，而一个人能有缘结交到这样一位朋友，那又是个人的福份。

在泉州的六年时间里，我结识的朋友实在太有限。而在有限的朋友中，许多人的面孔已经十分的模糊了，名字如今也记不起来了，能记起来的业已屈指可数，而张明则是其中之一。当然张明对我来说就不仅是还记得起来而已，事实上，在我离开泉州之后，他始终在跟我保持着联系。甚至当我以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告别泉州的时候，他还格外为我担心——说实话，在偌大的泉州，也就只有他算是真正为我担心。先生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所以许多时候我在努力把泉州这个“别人的城市”以及与这城市相关的所有事情遗忘，但唯独不能忘掉张明这个朋友。在我找到了新的谋职单位后，我赶紧跟他进行联系，并且每有新书，都要寄一册给他作纪念。而他依旧像过去一样关怀着我，牵挂着我，并且很认真地给我写书评。他的好几篇文章都是专门为我而写的，写得情真意切，令我感动。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不会作秀，很本

色，其实他也是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对待朋友的不同性格方面，他比我拥有更大的包容度而已。

张明终于要出书了，他决定将自己这些年来所写的一些散文结集出版，他来信嘱我给他添个序，我当即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但是真正要动笔写这个序，却又令我颇费心思，因为跟张明太熟悉了，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也因为他这集子里有好几篇文章写到我，我也不能像讲相声似的彼此赞美一番。但当我读着他的文字时，脑子里自然浮现出我在泉州生活过的那些岁月，包括我与他交往过程中的那些陈年旧事，我就如实把这些记忆的碎片写下来，算是对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一段生活的缅怀和纪念，也权且作为他这本书的一份序言。

愿上苍保佑天下本真的普通百姓都吉祥如意，平安多福！

2007年12月23日于湘潭



## 费孝通与泉州

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我的心情十分沉痛。就在《新闻联播》播出这条令人悲痛的消息前的当天下午，我还在和老友谈起他，每每谈起费老，我都无限景仰，因为在我心目中，费老是大师，是学界楷模。

由于工作关系，我曾亲眼目睹过大师的风采。那是2000年的夏天，以“海峡两岸民族源流与新世纪中华文化交融”为主题的“汉民族研究2000年国际学术会议”在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召开，作为协办单位的工作人员，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开会的那几天，泉州天气酷热，其间还遭遇了台风。当时已是九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亲临会场，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费孝通先生个头不高，面色红润，精神

矍铄，思路清晰，丝毫看不出因为年迈而显出的老态。费孝通先生从步入会场到离开，一直受到热烈关注，会场气氛十分融洽愉快。如今，老人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地闪现在我的脑际。

我记得，开幕式那天，费孝通先生与泉州籍著名人类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先生同时出席，这两位挚友晤面于李亦园先生的家乡，可能是仅有的一次。他们分别在会上发表了引人入胜的学术观点，也成为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成就了两位人类学巨擘的又一段佳话。他们是两岸高层学者学术交流的最早推动者，牵头举办了多次两岸学术交流，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佳话频传。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两位大师在美国不期而遇，因为相同的学术地位和研究领域使他俩一见如故，在他们筹划下，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世界学术研讨会，开创了两岸高层学者携手合作的先例。会后，费孝通先生受李亦园先生委托，亲临泉州，寻访因为海峡隔绝近四十个春秋李亦园先生不能相见的李母，令李亦园先生终身难忘。费孝通先生的热心由此可见一斑。

自寻访李母来泉州后，费孝通先生曾多次来过泉州。从汉民族研究2000年国际学术会议上费孝通先生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福建、对泉州非常熟悉和关注。本次学术会议，地点选在历

史文化名城泉州，他认为这个选择很有意义。他说，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唐代以来，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对外交通海路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东南沿海的发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今日的福州和泉州，自唐以来，都日渐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交通的重要港口。闽地文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海上交通的发达，固然刺激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多种从域外传来的宗教与中国固有的宗教，也都在闽地落户。多种宗教并没有因其教义、教规和仪式的不同，而互相冲突；相反，在被称为“宗教博物馆”的闽地兼容并存。这些特点与儒学在八闽的发展，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区域发展既具有全国的同一性，又具有兼容性和区域间发展的竞争性。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王连茂先生在《“泉州学”与泉州海交史研究刍议》一文也有这样的记述：“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泉州的海外交通史研究很重要，特别是宋元时期的文化接触问题更值得关怀。费先生虽是短短的几句话，却给我们点出了一个确实需要关怀而又长期没有解决的大课题”。没错，费孝通先生虽然对泉州没有写过像考察温州时写的《小商品大市场》那种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论文，但他提出的观点和理论对“泉州学”的研究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之所以对“泉州学”的研究有这么大的影响，可能还因为泉州是一个人类学之乡，著名的人类学家林惠祥、李亦园、王铭铭都出生于泉州，而近年来李亦园、王铭铭几乎不约而同地对“泉州学”的研究倾注了相当大的热情。费孝通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创立和发展，他通过实地调研和思考，不断提出事关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思想与理论，如1987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990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和谐观点；1995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强调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对话与文化包容，对学界很有启发和指导意义。作为人类学领域的专家李亦园、王铭铭对“泉州学”研究的思考受到费孝通先生这些思想和理论的影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李亦园先生在多篇泉州研究文章中都引用过费孝通先生的理论，比如，他在论文《闽南文化的再出发》中提出，泉州居民在长久接触海外不同文化的族群经验中，学习到能欣赏吸收别人文化之美的特性，表现出中华民族兼容并纳、“美人之美”的文化特质最为突出，这不但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典范，也可以成为“全人类文化多元一体”理念的基本范式。泉州文化遗产中所表现的宽容、不歧视不同



宗教信仰的精神，对于当前世界上不同宗教的仇视与冲突，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学习对象，是追求全人类和平相处、宽容并存的好典范。

而在费孝通先生任名誉所长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任职的泉州籍教授王铭铭先生在《“泉州学”/跨文化研究/文化并存》一文中，也以费孝通先生的理论作为依据，他指出，在泉州展开跨文化研究，能让我们看到“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连接点，曾经怎样解决人类文化差异和共同生存问题，从而能让我们一步步接近人类面对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文化问题的解决。泉州的跨文化研究和反思，有赖于“海交史研究”的铺垫。而跨文化研究脱离了像泉州这样的——当然并非唯一的——能够展示经过海洋交流实现的文化并存的历史平台，就失去了它的实在性。

“泉州学”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在海内外专家努力下，虽然走出了“解释困境”，但它的研究意义在哪里呢？李亦园先生指出，泉州文化特质中能兼容并纳，“美人之美”的最佳例证，是应该加以推广的“普世价值”，“泉州学”研究的世界性意义由此凸显出来，从这个层面来提升新世纪“泉州学”研究的意义，我想我们更要深深感谢费孝通先生的理论指导。

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大师深切的缅怀之情。